

冷点累点都不怕 只盼菜能卖好价

——凌晨时分济南七里堡蔬菜批发市场的人和事儿

陈丽花—— 还穿着妈妈生前做的棉袄

七里堡菜市场现在有多少个摊位？

记者问了几个商户，答案有几百家、上千家，他们说不清，但是仔细观察各个摊位，都有它的看家本领。有的专营各种辣椒，圆滚滚肉嘟嘟的彩椒，红彤彤像火苗一样的朝天椒，长得板板正正的线椒，这是做辣子鸡的好材料；还有的摊位专以各色西红柿见长，圆滚滚的粉皮西红柿，裹在带绿色无公害标志的包装里，红绿配色格外饱满鲜亮；还有豆角，绿中泛红的油豆、细长条的蛇豆、青白色的“白不老”、最常见的大扁豆，应有尽有。

当然，北方的菜市场，用大卡车装载的白菜永远是主角，这也是消耗最快的蔬菜。即便是当晚没有批发完，第二天也会在市场上很快卖光。经常会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身后拉个小车，坐上几十站的公交车来挑挑拣拣，屯上一车。

和商超相比，实惠是菜市场菜品最大的吸引力，但对于市民来说，逛菜市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——当新鲜蔬果的香气和色彩相碰撞，耳畔充盈着讨价还价的喧闹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生活图景。

然而，对于市场中的商户来说，菜市场不仅仅意味着烟火气，更多的是生活最真实而残酷的一面：挣钱。这里有老人的药费，孩子的学费，和生活所需的每一笔钱。

冬天无疑是菜市场一个最难熬的季节。对于菜商来说，人冻着没事，蔬菜千万不能冻着了。人冻着能养好，菜冻坏了，就卖不出好价钱了。

在七里堡菜市场，为了不让蔬菜冻坏了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支一个塑料薄膜的棚子，把被子搬过来，一层又一层，仔仔细细的盖在蔬菜上。

每个摊位的陈设也都差不多，几个箱子加一块木板，垒起一张简易的桌子，方便在上面记账，凳子长久没有人坐，基本搁“荒了”；棚子顶上扯一根电线挂灯泡，风大点，醉汉般地摇摇晃晃。有了灯光，寒夜里的摊位，就像个“屋子”了。

滴水成冰的天气里，穿什么最保暖？今年54岁的陈丽花给记者展示她身上的手工小棉袄，“这是我妈去年给我絮的，用的都是一点点挑得最好的棉花，特别保暖。”

蓝底红碎花的棉袄，棉花又厚又实，针脚又细又密，为了防脏，陈丽花外面穿了一件从头到脚的罩衣，整个人在寒冷的夜里看着“圆墩墩”的，分外暖和。

“我妈80多岁了，去年没了。之前她每年都给我们一人做一件棉衣。”陈丽花指指旁边同样穿棉袄的妹妹，“这是俺妹陈英花，外面的是我嫂子，我们几家都在一起搭伙干，在七里堡卖菜已经十几年了。”

老家在商河，那边也出产不少蔬菜。陈丽花的哥哥和外甥就在老家收购，再找人运输到七里堡菜市场进行批发。围绕着七里堡的蔬菜生意，从商河到老家，一大家子七八口人都有了活干。

“累倒是习惯了，我们这个年纪出去打工也不好找活。在这有个活能干着，能挣钱就行。”陈丽花说，自己家、嫂子家、妹妹家都好几个孩子，如今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，“我既当奶奶，也当姥姥了，任务算是完成了。”

陈丽花说，现在他们在济南租着房子，五六家一起租房，分摊下来便宜的房租就三四百块。

啥时候退休？
“只要干得动，就一直干。”

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首席记者 郭春雨 记者 王开智



董丽云正在搬白菜，她每天都要搬1600多次。



在寒夜里干活的陈丽花还穿着妈妈生前给她做的棉袄。



每个客户要求不同，刘家顺要根据单子挨个核对。



用塑料布搭个简易棚子，就是商户们过冬的装备。

12月27日凌晨，户外温度降到了-6℃，济南七里堡蔬菜综合批发市场迎来一天最热闹的时候。不同的人开不同的车，操不同的口音，带着不同味道的蔬菜会聚到这里。天亮之后，这些蔬菜会出现在某个家庭的餐桌上，带着热气腾腾的烟火味儿。新的一天便开始了。

在这个极寒之夜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蹲点七里堡菜市场，从新鲜蔬果的香气和色彩里，捡拾一个个像萝卜、白菜、蘑菇一样平凡又鲜亮的故事。

董丽云—— 一晚卖出10万多斤白菜

七里堡菜市场的热闹，是从凌晨开始，一辆辆运输车在市场门口排起长队。白菜、萝卜、辣椒、大葱……各类蔬菜陆续运达，卸菜工人们开着三轮车进进出出。菜一到，董丽云就忙了起来，整理蔬菜，算账出货。

在菜市场，一半以上的商户基本都是夫妻档，还有很多都是女性“当家”。一个天性柔软的人，时间长了，都变得风风火火，被生活“打铁”打硬了。她们依赖菜市场，这里热气腾腾，有老人的医药费，孩子的学费，这都是生活的指望。

董丽云家也是夫妻档，丈夫在外面负责进货，卸货和批发的活就落在她的肩膀上。董丽云是个讲究人，她摊位上的白菜擦得整整齐齐，一棵棵的鲜嫩翠绿，简直像是艺术品。她在七里堡菜市场干了近20年，一晚上能卖出去10万斤的白菜，在市场上也算是大户。

工人从车上包装好白菜，董丽云抱下来放推车上。一包白菜是60斤，10万斤的白菜就要抱1600多次。董丽云今年已经52岁，在一次次的弯腰里，养大了儿子、娶了儿媳妇，也买了房子。

“从下午5点开始忙，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，就这么干了20多年了。”董丽云说，在菜市场干，虽然累，但是有收获，挣的每一分钱都心安，“就这么干着吧，等到有一天干不动了再说。”

刘家顺—— 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

在一个领域待的时间久了，商贩们也个个是身怀绝技之人，在一片人间烟火气中却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。

资料显示，七里堡菜市场自1994年11月26日开业，到现在已经27年。作为最早入驻的商户，刘家顺见证了这间菜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小商贸市场到今天整个济南菜篮子的变化历程。

刘家顺从七里堡菜市场建设就入驻，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，现在主要做蔬菜配菜业务，给济南的多个大学和单位食堂做配菜。他告诉记者，他不仅了解每家的蔬菜品质，蔬菜之间的差别他也特别清楚，“比如说辣椒，外表看着都一样，实际上无公害辣椒和普通辣椒还是有区别；再比如说白菜，七里堡卖的品种有十几种，不同的品种就有不同的味道；再比如说蔬菜的产地，不同的产地都会造成味道不同。”

刘家顺说，自己一晚上光在摊位转悠，就能转悠一万多步，因为即便天最冷的时候，也不敢穿得太多，“出了汗更冷。”

每天都在日夜颠倒地工作，刘家顺说，大部分商户跟他一样，每天只能在白天睡4个小时左右，长期的睡眠不足，也让很多人落下了不同程度的“职业病”：黑眼圈严重、脱发、神经衰弱等。对于商户们来说，菜市场的生活并不只有蔬菜的鲜亮、收入的快乐，还有冬季严寒的难熬、夏季蚊虫和闷热，以及时时忧心的蔬菜价格、仓储问题、物流运输……但这一切的一切，喜怒哀乐都囊括在其中，构成了一幅写实的生活画卷。

记者采访时发现，目前在菜市场工作的人，大部分年纪都已经过了50岁。55岁的刘家顺告诉记者，除非是没有选择，要不大部分商户都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这个工作，“太累了。年轻人也受不了这个罪。”

说起孩子，儿子是刘家顺的骄傲：考上了山东大学，在读大二时携笔从戎，参加了海军，服役期满后考进了铁路系统，“他转业时还挺舍不得，觉得还想在部队多待几年。是我把他叫回来的，就这一个孩子，舍不得离得太远。”

赵建阳—— 辛苦只为“富养两个女儿”

下午两点左右从郑州的蔬菜基地出发，路上一切顺利的话，赵建阳能在凌晨之前将蔬菜运输到七里堡菜市场。

赵建阳个子高、身体壮，穿得也精神，是个胖乎乎的帅小伙。他开货车时间不算长，满打满算也就两年。之前在一家私企上班，工作倒是轻松，正常的朝九晚五，但是收入低。再加上疫情的冲击，公司效益也一般，跟家里商量了一下，赵建阳就考了个驾照，转了行，当起了拉菜的货车司机。

当货车司机可不容易，用他的话说就是“真熬人啊”。采访的时候刚掐灭了一根烟，赵建阳说自己之前也不怎么抽烟，开车后抽得勤了点：主要是为了提神。

和市场里其他的货车比起来，赵建阳的货车显得干净又整洁。这是凑钱买的货车，各种手续办下来大约23万元。赵建阳人勤快又能干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就挣出来了货车的钱——还了本钱，每天开车就算是纯挣的收入，想起这个事，干活的时候更有劲。

挣钱的活都不好干。开货车一个月能保底一万多块钱，赵建阳指指自己眼底下发青的眼圈：“从早上到现在，熬了快20个小时了，一直没睡觉。”

凌晨两点多，一车货基本能卸完，赵建阳还要开车回寿光的家。虽然今年29岁，体格结实能抗“造”，但是赵建阳还是挺遵守媳妇天天挂在嘴边的叮嘱：在路上要是实在顶不住了，就停在服务区，人休息一会儿——开车安全第一。

毕竟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同样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，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就是给全家最大的保障。

说起回家，赵建阳忍不住笑了：家里两个宝贝，大闺女上大班，小闺女上小班，两朵金花长得粉雕玉琢，都是爸爸的小棉袄。“跑货车确实是累，但是养家糊口就得挣钱。”赵建阳跟记者说，闺女要富养，自己更得好好挣钱，给孩子创造条件。

回家的路上如果不休息，到家是凌晨四五点钟，那会儿俩娃都睡得正香甜。孩子年纪小，不懂得爸爸每天在外面忙什么，赵建阳也从来不跟孩子说。“当父母的，不想让孩子知道自己在外面这么累。”赵建阳说，自己最开心的事，就是碰到孩子周末，自己也没啥活，带着俩孩子出去吃和玩，“我就跟她们说，随便买，随便玩，爸爸有钱。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离开七里堡菜市场时，已经接近凌晨4点，菜市场的忙碌还没有结束，早上7点才算到了尾声。对于商户来说，极寒夜的七里堡，和平日的七里堡并没有多大的不同——日复一日的的生活，有欢乐，有困难，也有忍受和期盼。就像不同种类的蔬菜一样，酸甜苦辣咸，一起构成了生活的真实味道。

当太阳升起，这些从菜市场运出的蔬菜，将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滋味。